

王武烈同志传略

李翔宇

王武烈(1923-2011年),男,山西左权县人,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曾先后担任临汝县(今汝州市)人民民主县政府县长和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等职。他是临汝县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奠基人之一,为临汝县的彻底解放和社会经济发展,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1938年,王武烈在左权县第二高小读书时,曾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,思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1939年3月,他抱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,毅然到共产党领导的左权县路东干部学校学习,结业后被分配到左权抗日小学任教。1941年1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左权县七区区委宣传委员、中共河南省温县二区区委书和中共温县县委宣传部部长。

1947年8月10日,王武烈奉命带领温县民兵、兵工,随陈谢兵团南下,越过济源县的王屋山,到达黄河渡口。在缺少船只的情况下,他带领民工克服困难,强渡黄河,追上了主力部队。途经新安、宜阳、伊川等县,到达临汝县西南部的寄料街。

1947年11月24日,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在临汝县杨楼乡和尚庙村宣布成立。豫陕鄂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刘梅,宣布了陈谢兵团前委关于任命王武烈担任临汝县县长的决定。

解放前夕,临汝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,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;解放初期,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土匪、地霸不甘心灭亡,相互勾结,乘临汝刚刚解放,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,进行反革命活动,企图卷土重来。王武烈担任县长后,经常深入群众,体察民情,宣传讲解共产党的政策,在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连,启发广大人民的阶级觉悟,使人民群众懂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,才能翻身得到解放的道理。当时

县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部队开展剿匪反霸斗争。为了发动群众剿匪反霸,他日夜奔忙,走东村,串西村,和贫雇农同吃同住,促膝谈心。

1947年冬,汝河北岸的一股土匪,向汝河南岸的解放区进行骚扰,王武烈率领县府工作人员和民兵进行阻击。经过几天的战斗,终于打退了土匪的进攻。在战斗中,王武烈身先士卒,沉着指挥,英勇善战。他的行动,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县府所在地和尚庙村的群众,为了保护县府,保护县长,自觉组织起来,日夜轮流值班站岗,参加剿匪战斗。在大雪中往返奔走,为县府传递信件。

1948年初,匪首毛万年和王宗法,纠集数百名土匪,集结在汝河北岸的官庄和庙下街一带,准备骚扰汝河南岸的解放区,攻打县府。王武烈得知这一消息后,与人民解放军汝河支队和鲁山独立团等部队联系,组织县直属队和民兵,与大部队配合,消灭汝河北岸这股土匪。他率领民兵和县直属队,攻开了匪巢——官庄,消灭了大量土匪。接着,在坚守官庄的战斗中,抓住战机,组织队伍向土匪反击。匪首王宗法带领匪徒反扑十余次,均被我方击退,最后除匪首毛万年带少数残匪逃跑外,共歼灭土匪500多人,活捉了匪首王宗法。从此,临汝县西部汝河北岸的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。

1948年1月22日,临汝县城第三次解放后,因部队东进郑县,一部分土匪又乘机潜入县城骚扰,欺压人民群众。这时县府已搬到汝河南的滕店村,王武烈知道这一消息后,亲自带领县大队,配合解放军78团到县城剿匪。在这次剿匪中,他采取突然袭击的作战方法,速战速决,把潜入县城的土匪全部清光。

王武烈艰苦朴素,谦虚谨慎,平易近人,善于团结群众,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。1947年冬至1948年4月,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先后驻和尚庙、观上、滕店等地。那时,群众生活十分困难,他下乡在群众家和群众一起吃红薯和杂面窝窝,从不让群众为他另做饭。有时斗争恶霸地主,收缴地主

家的粮食和财产,他教育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,要把胜利果实全部分给农民,不准任何人私自动用。王武烈穿一身粗布棉军衣,又薄又破,他总是亲自动手缝缝补补。外出开会或晚上露宿睡觉,经常带着自己的一条薄棉被,从不向群众借被褥。

1948年4月15日,县府搬进县城办公后,他仍然和过去一样,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,从不要特殊照顾。他经常和县、区、乡干部打成一片,谈工作,拉家常,从不摆县长架子,和干部、群众亲密无间,充分体现了干群之间、上下级之间的鱼水深情。

县府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剿匪反霸的同时,还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开展减租减息工作。王武烈经常深入农村,访贫问苦,宣传革命道理,组织群众建立农会,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。在减租减息中,开始有少数群众怕反复,有顾虑,白天给他们分的地主家的粮食和财物,晚上又送还给地主家。根据这一情况,王武烈告诉工作人员,要耐心教育群众,讲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,讲贫苦农民要想翻身得解放,必须向地主阶级斗争,掌握印把子、枪杆子,使群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,得到锻炼。通过宣传教育,群众发动起来了,广大农民勇敢地站出来和地主进行斗争,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,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支前工作是县府搬进县城后的一项重要任务,王武烈带领全县人民,积极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。1948年10月初,王武烈主持支前工作,他多次召开干部会和群众会,宣讲支前工作的重大意义,动员全县人民大力开展支前工作,从人力、物力上支援前线。刚刚解放的临汝县,经过短时间的发动,参加支前的民兵达2746人,马车、牛车3309辆,担架1997副,做军鞋6000多双,并接待安置一部分伤员到县治疗。淮海战役结束后,全县又为渡江作战筹集和运送粮食45万多公斤,军马草11万多公斤,并组织了一批马车、牛车和担架队随军服务。

王武烈十分重视教育工作,重视培养干部,尊重知识分子。县府搬进县城后,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,为了培养干部,在他的主持下,临汝县



王武烈

举办了三期干部培训班,吸收400多名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参加学习。他亲自给学员们讲课,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;讲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等。参加干部培训班的学员,学习结业后纷纷参加革命工作,成为临汝地方干部的骨干力量。1948年秋,县委、县府决定创办临汝县立中学(汝州一高前身),他派县府秘书朱洪文具体负责此项工作,并对办学给予了大力支持。他在百忙中经常到学校看望师生,给大家作报告,指导广大青年认识自己的光明前途。临汝县立中学是解放后豫西几个县创办较早的一所中等学校,为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,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
1949年3月,王武烈任中共临汝县委书记。1951年4月调离临汝,先后任中共许昌县委书记;中共许昌地委组织部部长;中南行政区粮食局副局长;冶金部东北铜、铝、锌矿务局副局长;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副局长、局长,云南东川市委书记;1977年2月至1981年6月任云南省冶金厅副厅长、厅长,党组副书记、书记;1981年6月退居二线,任冶金厅顾问,并被选为中共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。2011年8月11日在昆明逝世,享年88岁。

赵帮赵和「铜底铁帮」小张寨

清朝隆盛时期,汝河北河沿山寨村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大人物——皇城九门提督赵帮赵。

赵帮赵原名叫赵儿子,家住汝州西张寨村南寨的崖子上。由于父亲死得早,家里穷,孤儿寡母的,全靠老婆娘纺花织布度日月。赵儿子从小就食量大,经常吃了饭还眼巴巴地瞅着饭锅,瞅得老娘直掉泪。但由于纺花织布所得有限,又没有一分土地种庄稼帮补,只好去地里割点野菜,顿顿添水,少下米,做一大锅野菜糊糊,尽量让儿子多喝点稀汤。赵儿子从小就不挑食,只要能吃,不苦,能耐饥的,不管是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河里游的,沙里爬的,见啥吃啥。穷孩子的肚肠功能好,从没有得过头疼脑热的病。

赵儿子长到十二岁时,食量已是大得惊人,一顿能喝完一老成锅饭。一天,姑姑走娘家。这时的姑姑家土里刨食能过活上来,见侄儿长得牛高马大一表人才,想送侄儿一点东西表心意,就向侄儿道:“你想要点啥?姑姑尽量达到你的满意。”赵儿子看看娘不在身边,悄悄说:“姑,我啥也不要,只想好好地吃一顿饭。”

姑姑临走时说:“瘦子,我想让孩子送送我。”老婆娘拉儿子到一边交代说:“孩子,咱穷是穷,姑姑的东西再稀罕也别摸,别叫姑父家小看咱。”

赵儿子到了姑家,姑家大老爷大人人口多,做活吃饭都有规矩。儿子入乡随俗,见人家放碗就说吃饱了,其实肚子里还闹饥荒。姑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,夜晚和老汉说起侄儿的最大愿望——好好地吃一顿饱饭的事。姑父说:“这有啥难的,明日你到地,在家多做点馍饭,撑住他让他吃个够。”

第二天,姑姑在家和面烙油馍,她烙了一个又一个,烙了一大摞,又做了一锅面叶儿汤,把馍汤往屋里一端,说:“我今日还还你的心愿。”赵儿子看看喷香的馍饭,面红耳赤地干搓手不敢动。姑姑看他不好意思,把侄儿拉到桌前,自己关上屋门,坐到院里青石板上,“咪咪咪”纳鞋底。过了两袋烟时间,姑姑怕侄儿还在扭捏不敢吃,就悄悄地溜到窗台边,用手指扒开窗纸往里一望,吓得“娘呀!”一声,坐到了墙角。屋里哪有侄儿在,只见一只白额老虎风扫残云地舔馍吃饭。姑姑当是眼花了,揉揉眼再看,还是一只老虎。姑姑暗想:“怪不得侄儿饭量那么大,原来是白虎星下凡,现在受磨难,将来必定大富大贵。”

晌午,姑父下地回家,姑姑把他拉到一边,把所见所闻说了一遍,并提出收养侄儿的请求。姑父说:“你想留就留下吧,说不定将来还跟着他享福哩!”

从此,赵儿子就留在姑家,见活就干,见饭就吃,他天生神力,又不惜力,吃饱饭一个人干活顶几个棒劳力。十五岁那年土匪打开寨杀进村里,他一个人抓一条碗口粗的木棒冲进土匪堆里如入无人之境,抡开棒,挨着伤,碰上一亡,打得土匪呼爹叫娘仓皇逃跑。这年朝廷征兵西疆平叛,赵儿子投军屡立战功,由兵蛋子熬成将军,乾隆皇帝调他到北京城当上了九门提督。

当上了九门提督的赵儿子还是用的小名,一介武夫要什么官号,名字起得再好挡不住刀剑,耐不得饥渴。他不在意,皇上在意了。堂堂的皇城九门提督,让人“儿子儿子”地叫着多不雅观?一日散朝时乾隆留下赵儿子说:“爱卿,你姓赵,朕姓赵,干脆赐你个名字叫赵帮赵吧!”于是,赵帮赵这个名字便被人唤开了。

说到这里有人要问,乾隆本姓爱新觉罗呀,啥时改姓赵了?这里边有个缘故,乾隆登基时清兵入关七八十年了,他为了长久地统治华夏大地,提出满汉同化共一家的方略。他嫌满姓汉人不好记,就想寻个汉字姓,拿起百家姓反复挑拣,看中赵字为首,朱砂笔一圈,于是他自称汉姓赵,这才有了以后说书唱戏的那几句戏词:保了康熙和雍正,接着又保赵乾隆。

有一年,秋雨连下两月不住点,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河水暴涨,洪水泛滥,吞噙村庄淹没土地,六百里急报一日数惊朝廷,就连北京城大街小巷都是积满流不出去的水。一时间乾隆朝文武百官抢险救灾,赈济灾民,忙得马不下鞍衣不解体,焦头烂额。

这日,乾隆私访民情拐到提督衙门,见赵帮赵满身泥水在衙门来回踱步,一脸愁眉不展,连皇上进衙也没觉察。乾隆问:“赵爱卿,何事忧愁?”赵帮赵连忙请安后道:“不满万岁,京城内已无险情,闲下来想起老娘,俺张寨坐落汝河崖子上,崖下就是汝河,滔滔河水汹涌冲刷,高处雨淋土落,如果崖子坍塌,我老娘和全村人……”乾隆道:“不是朕埋怨你,早让你把老母接来京城享福,你推三阻四迟迟不动,才有今日之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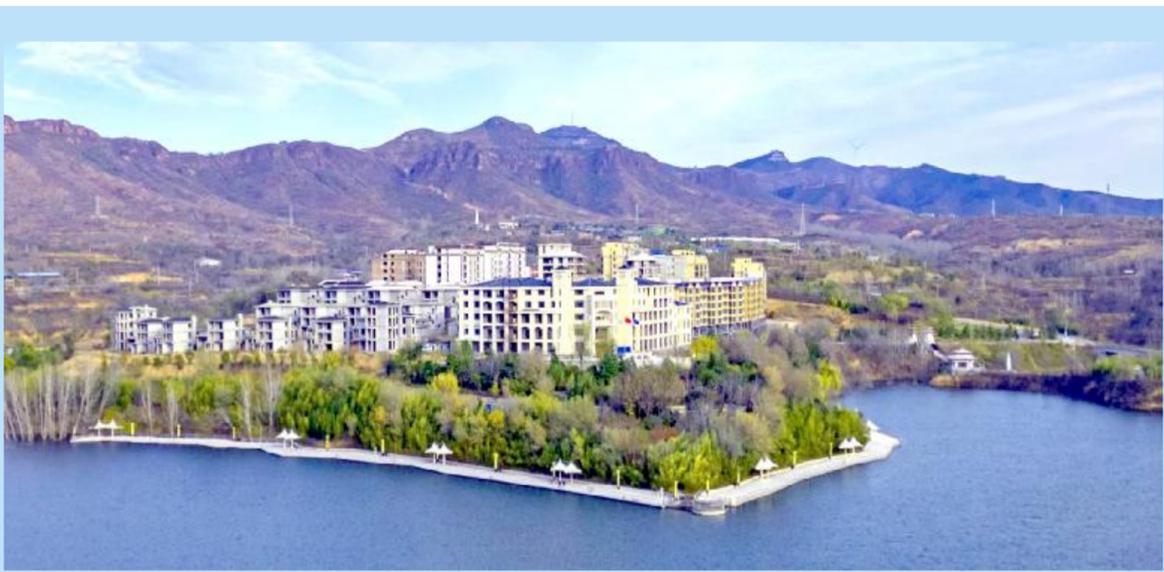
赵帮赵道:“禀万岁,家母说尽忠不能尽孝,忠孝不能两全,为不影响俺在京的政务,执意在老家不来呀!”乾隆闻言大为感动,沉吟一会道:“朕封你小张寨‘铜底铁帮’永无险情。”赵帮赵要的就是这句话,慌忙跪下谢主隆恩。

如今,三百多年过去了,不管发再大的洪水,小张寨的崖子从没坍塌过。



民间故事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

碧水蓝天马庙湖

黎新民 摄

老行当之剃头匠

◇李晓伟

一把锋利的剃刀,娴熟地“行走”在一张涂满肥皂的脸上,伴随着轻微的沙沙声,闭目半躺的老人脸上胡须落地。随着热毛巾往脸上一敷一撤,刮完脸的老人坐起身,抬头照一下镜子,轻舒一口气,“舒服啊”,然后竖起大拇指,夸剃头师傅的手艺不错。

被夸的剃头师傅,一般都有了一大把年纪,都是童子功,从小就开始干这一行,一晃已经几十年就过去了。

有一句流行的俗语叫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。对于剃头师傅来说,这句话说得也太形象了。一条扁担挑在肩膀上,一头是一个小柜子装工具家伙,另一头是一个火炉子坐着一个老式铜盆烧洗头的水,走村穿乡,走街过巷,一边走着一头火炉子还冒着红红的火焰。陈师傅说,他无论走到哪里,就会把高板凳放下来,一张白围布,一把剪刀,一把剃胡刀,一个火炉子,随便往哪里角落落一放,摊子支好就能够开工挣钱。

这位剃头师傅的小柜子两边,还用毛

笔写着一副对联:“做天下头等事业,用世间顶下功夫。”年常日久,字迹已模糊不清。见过的人都说,这对联写得妙,写得很有味道,透着一股子文化味儿,他们就是喜欢。

在闹市区的一处朝阳巷道口,剃头师傅的剃头家当全部摆开,他正在凝神静气地为一位老主顾剃头修面。一边忙碌,一边还与老主顾聊起了家常。

只见那位老主顾闭着双目半躺着身子,舒服地享受着冰凉的剃刀在脸上行走的愉悦。周围围观的老人们说,现在干剃头师傅这一行的人不多了,整个小城,估计也找不出几个来。过去理个发,大人只要2毛钱,小孩1毛钱,现在在理发店,没有10块钱下不来,而在这位剃头师傅这里,剃个头也只要4块钱,还带刮脸,便宜实惠,不像一些理发店动辄就是几十元。

“何止理发的,那些磨磨刀、菜刀的,修鞋子的,爆爆米花的……这几年也都都不多了。”“回忆起那些与曾经的生活息息相关的”手艺人,老人遗憾不已。对于他们来说,

理的不是发,是怀旧,因为“他们”不仅意味着实惠,更意味着对过去日子的怀念。

这位剃头师傅说,自己是跟村里一个有名的剃头师傅学的手艺。他最早出来单干,是在城东一带的乡村串会场给人剃头,偶尔也能串到城里来,记得那时候穿城而过的河还总淌着清水。只要听说哪里有会场,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,就一个人挑着担子从家里出发,无论天晴还是下雪,找个地界就能开张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虽然也种过树,养过猪,但算算四十年来认认真真做的事情,还是要数剃头这件事。

“做什么事都要做好,条件差不要紧,但做事情要认真,剃头是个手艺活,只有用心去做,才能对得起老主顾。”他一边给人刮脸,一边也跟记者搭上了话茬。他回忆40年前猪肉才卖5毛钱一斤,他给人剃个头收2毛钱,一年还要交给生产队200块钱。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。他的这些剃头家当是花了几十块钱买来的,在当时说起来也不是小数目。

来他这里剃头的都是老年男性,不讲究发型,大多一个式样,只要头剃得干净,脸修得平整,就说明剃头师傅手艺好。一般客人来了,先坐下剃头,再修面。剃完头,拿着剃刀,在皮刀布上来回使劲地荡几下,让剃刀更光滑锋利了,然后就仔仔细细地给客人修面,嘴上、腮部、下巴都刮得干干净净。平均下来,剃一个头要半个小时左右。

“主顾们的满意是我的招牌,我不能对不起他们。”他擦着手上的泡沫,一脸温和的表情不疾不徐地说道。据周围的老人们介绍,像他这样的剃头师傅在城里已经不多见了,年轻人即使不要钱也不会来这里,都是去美容美发店。

“干不动了”,这位剃头师傅说,虽然他很喜欢干这一行,但毕竟自己已经60多岁了,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孩子要奉养,再说自己也快跑不动了,所以准备再干几年就不干了。

听了他的话,周围的老人发出感叹:剃头师傅现在越来越少了。

颖考叔孝道感庄公

孔子作《春秋》,彰明孝悌之本。开篇讲的,就是汝人颖考叔的故事。

郑武公有两个儿子。长子郑伯出生时难产,差点要了母亲姜氏的命。姜氏不喜欢他,偏爱小儿子共叔段,多次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。武公没有答应。郑伯即位,是为郑庄公。庄公将段封在京城,段私蓄兵马,兼并边城,胆大妄为。大臣多次要求制裁,庄公说: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等着看吧。”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五月,段准备与姜氏里应外合,偷袭国都。庄公师出有名,讨伐叛逆,攻破京城。段逃到鄆陵,庄公又攻克鄆陵。段出奔于共,最后被杀。而后庄公怒怒不息,将母亲软禁在颖,发誓说: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。”

颖谷的长官颖考叔是汝州一带人,给庄公进献宝物。庄公请他吃饭,颖考叔把肉留下打包。

庄公好奇,颖考叔说:“小人有母,皆尝小人之食矣,未尝君之羹,请以遗之。”庄公说:“尔有母遗,贻我独无!”颖考叔说:“敢问何谓也?”庄公叙说原委,并言后悔之意。

颖考叔说:“君何患焉?君阙地及泉,隧而相见,其谁曰不然?”庄公就挖了一个深深的地下室,母子相会。庄公入而赋曰:“大隧之中,其乐也融融!”姜氏出而赋曰:“大隧之外,其乐也泄泄!”

就这样,颖考叔用自己的孝心感动了庄公,成就了庄公的孝心,善莫大焉!

选自《汝州人文史话》

供稿:汝州市地方志办公室